

張舜徽著

清人筆記條辨



張舜徽著

清人筆記條辨

中華書局

清人筆記條辨

張舜徽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冶金工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3³/₄印張·290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4,200册

統一書號:11018·1361 定價: 70元

清人筆記條辨自序

余既刊布清人文集別錄之明年，友朋相續來書，謂清人文集之利弊得失，此書已總結之矣。如能推其法以及清人筆記，則爲用益弘，相與慇懃而敦促之。余時方注說文，未暇及此也。遷延至今，遂踰十載。頃以長夏多暇，發篋取平生涉覽清人筆記時所作日札，稍加溫繹，擇其義之可采者，分條件繫，加以考辨，亦有綜述而論列之者，總名之曰清人筆記條辨。收書百家，釐爲十卷，略依時世先後而次第之。

清人筆記，本不及文集之多。余平生所寓目者，僅三百餘家耳。若無別擇去取，則榛蕪不翦，靡所取材。乾、嘉諸儒，學尚徵實。一心得，皆薈萃於著述之中，故江、戴、段、王，皆無筆記。其他文人學士之作，雖可汗牛，然而紛起競興，其流又廣；有專載朝章禮制者，如王夫之識小錄之類是也；有但記掌故舊聞者，如昭槤嘯亭雜錄之類是也；有講求身心修養者，如魏禧日錄之類是也；有闡揚男女德行者，如吳德旋初月樓聞見錄之類是也；有談說狐怪者，如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之類是也；有稱述因果者，如俞樾右台仙館筆記之類

是也；有錄奇聞異事者，如焦循憶書之類是也；有紀詩歌倡和者，如阮元小滄浪筆談、定香亭筆記之類是也；有載國恩家慶者，如潘世恩退補齋筆記之類是也；有記讀書日程者，如葉昌熾綠緣督廬日記之類是也；有敘友朋酬酢者，如金武祥粟香隨筆之類是也。如斯之流，皆屏不取。

清人筆記中，復多經術湛深、考證邃密者，若李惇羣經識小、邵晉涵南江札記、陳鱣簡莊疏記、嚴元照娛親雅言、鄭獻甫愚一錄、鄒漢勛讀書偶識之類，其書甚廣，余將爲羣經彙解以總會之。亦有博涉子史、校勘精審者，若盧文弨羣書拾補、王念孫讀書雜誌、姚範援鶴堂筆記、何焯義門讀書記、張文虎舒藝室隨筆、孫詒讓札迻之類，述造亦繁，余將爲羣書集校以綜錄之。斯並學涉專門，宜有專書以集其成，今亦不取與百家筆記並列焉。

今茲所采百家筆記之言，有辨章學術者，有考論經籍者，有證說名物制度者，有訂正文字音義者，有品定文藝高下者，有闡述養生方術者，得失互見，多可商榷。竊不自量，從而平亭是非。凡遇精義美言，則爲之引申發明；或值謬說曲解，則爲之考定駁正。自知淺陋，無補前修。聊錄所聞，以資學者參稽云爾。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八日

張舜徽

清人筆記條辨目次

卷一

日知錄三十二卷	日知錄之餘四卷	菰中隨筆三卷	顧炎武	一
潛邱劄記六卷	閻若璩	六		
霜紅龕筆記三卷	補遺一卷	傅山	一〇	
蒿庵閒話二卷	張爾岐	一五		
鈍吟雜錄十卷	馮班	一七		
廣陽雜記五卷	劉獻廷	二二		
湛園札記四卷	姜宸英	二六		
居易錄三十四卷	池北偶談二十六卷	香祖筆記十二卷	古夫于亭雜錄六卷	二九
分甘餘話四卷	王士禛	三九		
淶水亭雜識四卷	納蘭性德	三七		

經義雜記三十卷 臧琳.....四〇

卷二

螺江日記八卷續編四卷 張文蔚.....四六

畏壘筆記四卷 徐昂發.....五〇

柳南隨筆六卷續筆四卷 王應奎.....五三

漱華隨筆四卷 嚴有禧.....五七

韓門綴學五卷續編一卷 汪師韓.....五八

樵香小記二卷 何琇.....六〇

隨園隨筆二十八卷 袁枚.....六九

鍾山札記四卷龍城札記三卷 盧文弨.....七四

松崖筆記三卷九曜齋筆記三卷 惠棟.....七六

三冬識餘二卷 劉希向.....八一

卷三

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餘錄三卷竹汀日記鈔三卷 錢大昕.....八五

蛾術編八十二卷	王鳴盛	九四
簷曝雜記六卷	趙翼	一〇〇
惜抱軒筆記八卷	姚鼐	一〇一
卍齋瓊錄十卷勦說四卷	李調元	一〇五
讀書脞錄七卷續編四卷	孫志祖	一一一
袖堂筆談四卷續筆談三卷	盛百二	一一三
信摭乙卯筭記丙辰筭記知非日札閱書隨筭不分卷	章學誠	一二九
嶺雲軒瑣記四卷瑣記續選四卷	李威	一三五
札樸十卷	桂馥	一三〇

卷四

寄傲軒讀書隨筆十卷續筆六卷三筆六卷寒夜叢談三卷	沈亦然	一三六
四寸學六卷	張雲璈	一四七
曉讀書齋初錄二卷二錄二卷三錄二卷四錄二卷北江詩話六卷	洪亮吉	一四九
炳燭編四卷	李廣芸	一五五

瞥記七卷	庭立記聞四卷	梁玉繩	一五
秋槎雜記內外篇	劉履旬	一六	
訂譌雜錄十卷	胡鳴玉	一七	
茶餘客話二十二卷	阮葵生	一八	
履園叢話二十四卷	錢泳	一九	
拜經日記十二卷	臧庸	二〇	

卷五

汝麋玉屑十五卷	王讓	二一	
蠡勺編四十卷	凌揚藻	二二	
遜翁隨筆二卷	祁駿佳	二三	
退餘叢話二卷	鮑倚雲	二四	
聚星札記一卷	尚銘	二五	
曬書堂筆記二卷	筆錄六卷	郝懿行	二六
易餘篇錄二十卷	焦循	二七	

讀書小記二卷	焦廷琬	二二二	
蕙樓雜記不分卷	嚴元照	二二四	
鄭堂讀書記七十一卷	鄭堂札記五卷	周中孚	二二七

卷六

雙硯齋筆記六卷	鄂廷楨	二三四			
竹葉亭雜記八卷	桃元之	二三八			
過庭錄十六卷	宋翔鳳	二三〇			
樸學齋筆記八卷	盛大士	二三三			
合肥學舍札記十二卷	陸繼輅	二三七			
讀書叢錄二十四卷	洪頤煊	二四〇			
退庵隨筆二十卷	歸田瑣記八卷	浪跡叢談十一卷	續談八卷	梁章鉅	二四二
寸陰叢錄四卷	識小錄八卷	桃瑩	二四五		
銅熨斗齋隨筆八卷	交翠軒筆記四卷	瑟榭叢談二卷	沈濤	二五〇	
重論文齋筆錄十二卷	王端履	二五四			

卷七

讀書偶記八卷	趙紹祖	二五七
癡學八卷	黃本驥	二五九
音匏隨筆一卷	曹棟堅	二六三
冷廬雜識八卷	陸以湑	二六四
愈愚錄六卷	劉寶楠	二七〇
硯桂緒錄十六卷	林昌彝	二七三
梅翁筆記六卷	汪士鐸	二七四
蘿摩亭札記八卷	喬松年	二七七
思益堂日札十卷	周壽昌	二八〇
南澗楛語八卷	蔣超伯	二八三
卷八		
吾廬筆談八卷	李佐賢	二八九
橋西雜記不分卷	葉名澧	二九〇

蛾術編二卷	某友臆說一卷	王筠	二九五
懷小編二十卷	沈濂	三〇一	
煙嶼樓讀書志十六卷	筆記八卷	徐時棟	三〇五
曝書雜記三卷	錢泰吉	三〇九	
兩般秋雨盦隨筆八卷	梁紹壬	三一三	
爻山筆話十四卷	蘇時學	三三八	
湖樓筆談七卷	春在堂隨筆八卷	九九銷夏錄十四卷	俞樾
十二硯齋隨錄四卷	汪鋈	三三〇	

卷九

東塾讀書記十六卷	陳澧	三三三
睡餘偶筆二卷	雷浚	三四一
霞外攬屑十卷	平步青	三四四
湘綺樓日記三十二册	王闈運	三五〇
越縵堂日記六十四册	李慈銘	三五五

桐城吳先生日記十六卷 吳汝綸 三六二

復堂日記八卷補錄二卷續錄一卷 譚獻 三六六

澗子日記十四冊 張佩綸 三七二

無邪堂答問五卷 朱一新 三七四

雲自在龕隨筆四卷 饒荃孫 三七六

卷十

圍爐瑣憶一卷藤陰客贅一卷稗販雜錄四卷課餘偶錄四卷
課餘續錄五卷 謝章铤 三八〇

師伏堂筆記三卷 皮錫瑞 三八三

蒿廬隨筆四卷蒿叟隨筆五卷 馮煦 三八七

純常子枝語四十卷 文廷式 三九二

媿生叢錄二卷 李詳 四〇〇

石菊影廬筆識二卷 譚嗣同 四〇八

日南隨筆八卷 沈家本 四二〇

慎宜軒筆記十卷	姚永概	四三
荷香館瑣言二卷	丁國鈞	四六
萇楚齋五筆五十卷	劉聲木	四〇

清人筆記條辨卷一

日知錄三十二卷道光中黃氏集釋本日知錄之餘四卷鄒氏刻本菰中隨筆三卷敬賸堂叢書本

崑山顧炎武撰。炎武字寧人，學者稱亭林先生。

日知錄初刻本僅八卷，乃康熙九年亭林五十八歲時刻於淮上。亭林卒後十三年爲康熙三十四年，其弟子潘耒始刻三十二卷本於福州，顧亦非其全豹也。考亭林晚年與人論學，言及日知錄，但云三十餘卷，而未嘗實指卷之確數。潘氏所刻，慮猶非絕筆之真。後人所刊日知錄之餘四卷，蓋卽其贗稿無疑。亭林於是書自負甚高，而未敢大膽公之當世。既曰：「自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與楊雪涇。又曰：「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人道也。向時所傳刻本，乃其緒餘。」與人書二十五。又曰：「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數本，以貽之同好，庶不爲惡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與友人論門人書。蓋是書原本觸犯時忌之處甚多，亭林不欲全帙刊行，自有難言之隱矣。潘耒理董亭林遺著時，鑒於清初湖州莊氏史獄之慘，其兄樾章實罹斯禍。驚弓之鳥，惴怖可知。故所刻日知錄，勢不得不有所刪改，亦所以全軀遠害耳。今刻本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條有目無文，其明徵也。近人黃侃曾用雍正時舊鈔本校勘刻本，則此條全文三百五十七字，小注四十一字，彙

然具在。亦有長篇文字全被刻本刊落者，如卷二十八對襟衣條下左衽條上，鈔本有胡服一目，存文六節，千三百四字，小注九十八字。今通行之黃汝成集釋本乃並標題亦不見於目錄。其他鈔本與刻本文字小有異同，以及鈔本每篇多一二節，每節多數十百字者，更不可勝數矣。

潘耒爲是書撰序，稱亭林治學之要，有云：「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鈔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是固以讀有用之書爲有用之學，推尊亭林矣。抑是書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極言宋、明以來理學家空言心性之弊，謂其通病在於「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據此以推亭林之所以自勵者，必不外於「習六藝之文，考百王之典，綜當代之務」，固昭昭明甚。亭林嘗自言是書「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見與人書二十五。今略加釐析，則上篇經術，固「習六藝之文」之事也；中篇治道，則「考百王之典，綜當代之務」之事也；下篇博聞，乃三者之總滙也。然則亭林之學，要不外於習六藝、考百王、綜當代而已矣。

桐城錢澄之與亭林生同時而相友。嘗謂亭林「詳於事而疏於理，精於史而忽於經」。見田間文集卷四與徐公肅司成書。清末曾劍亦言亭林「以經世自命，故長於史。至於說經，則韻學最深，其他訓詁，或尚有未精考者」。見面城樓集鈔卷二知錄跋。兩家學有根柢，所言皆不誣。然吾人今日回顧明、清之際，士子皆爲四書五經大全所桎梏，眼孔極小，固執異常。亭林不惜大聲急呼以激起一世之人，力主博綜舊義以破執一不化之見。並昌言「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俾治經者不復爲四書五經大全所囿，其推陷廓清之功，固不可泯。使無亭林披荆闢道於前，實亦無由以臻後來乾、嘉經學之盛。故在今日校

論亭林經學所詣，又必自其大處觀之。

亭林嘗言：「秦以焚書而五經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經亡。今之爲科舉之學者，大率皆帖括熟爛之言，不能通知大義者也。」見是書卷一朱子周易本義條。然則亭林之治經，固以大義爲先矣。觀是書卷七飯糗茹草條有云：「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勞；宅天下之至貴者，必執天下之至賤。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舊勞於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澣濯之衣，修煩縟之事。」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王業之所由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務也。」原注：干寶《晉紀論》。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後能使人，其心不敢失於一物之細，而後可以勝天下之大。此是何等言論，何等識解！直自孟子「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一章之義引申而出，足以立儒警惰，百世不刊之弘教也。說經如此，豈乾、嘉治經之士以考證名物訓詁爲工者所能夢見哉！是書前七卷皆論經義，類此者猶多，未暇悉數也。

自汪中爲六儒頌，以亭林冠首，且曰：「古學之興也，顧氏始開其端。」其推尊可謂至矣！後之論者，羣奉亭林爲清代樸學開山之祖。余則以爲乾、嘉諸儒治學之規，固得諸亭林放迪之益爲多，然校其所至，則去亭林猶遠。揚推而言，不同之故，蓋有三焉：亭林志在經世，於歷代典章因革、政教利弊，瞭如指掌。凡所考證，皆引古以籌今，留意民瘼，不忘當代。乾、嘉諸儒，則知古而不知今，爲考證而考證。專意精研，轉成無用，一也。亭林論學，恒以「行己有恥，博學於文」二語並舉。卽以「博學於文」而言，亦所該甚溥，乾、嘉諸儒治學，僅能得其一體。取徑既狹，所就便小，二也。亭林雖嘗言「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見答李子德書。然僅以考文、知音爲治經之始，明此二者之外尚大有事在。乾、嘉諸